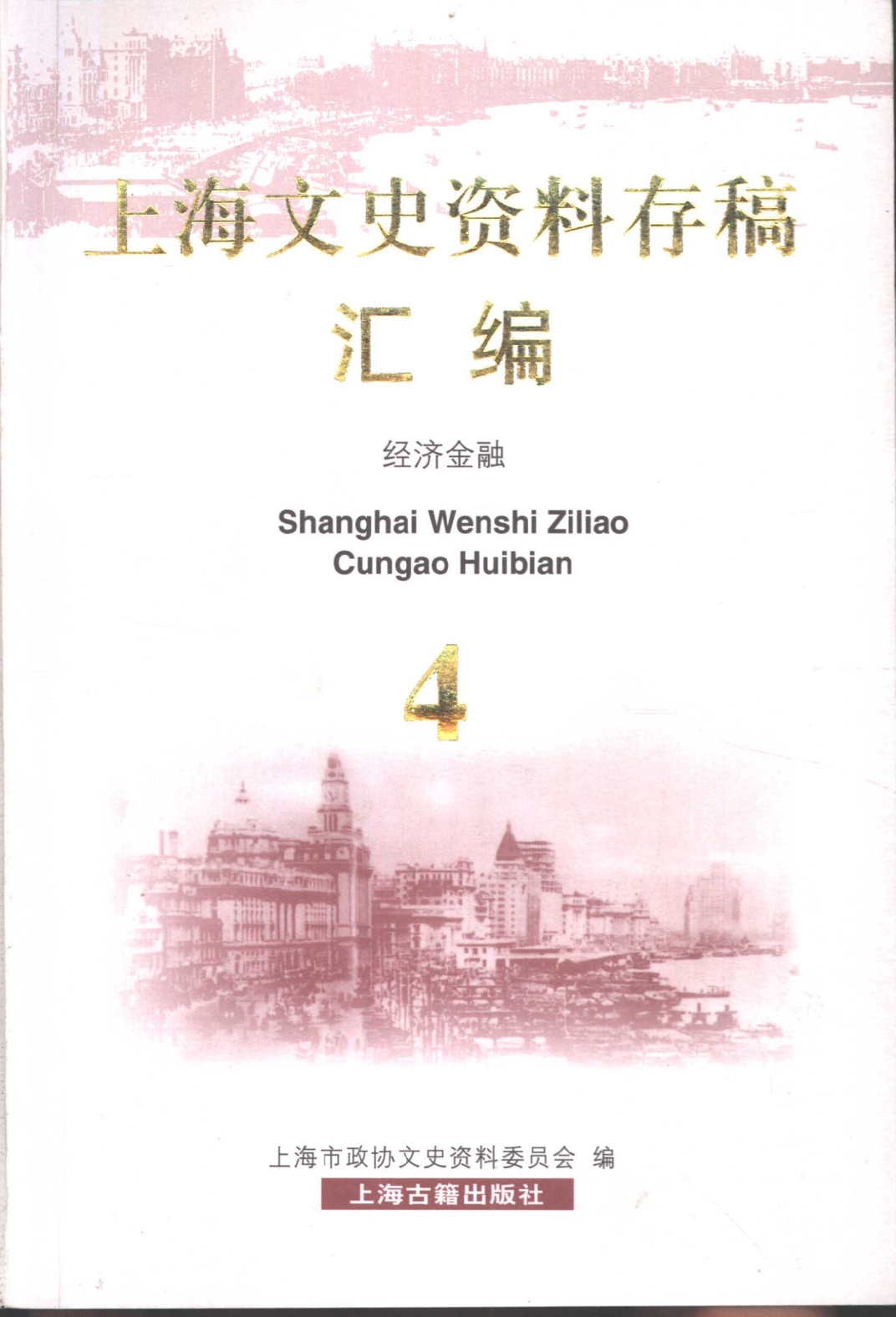




上海文史资料存稿 汇编

经济金融

Shanghai Wenshi Ziliao
Cungao Huibian

4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文史资料存稿 汇编

经济金融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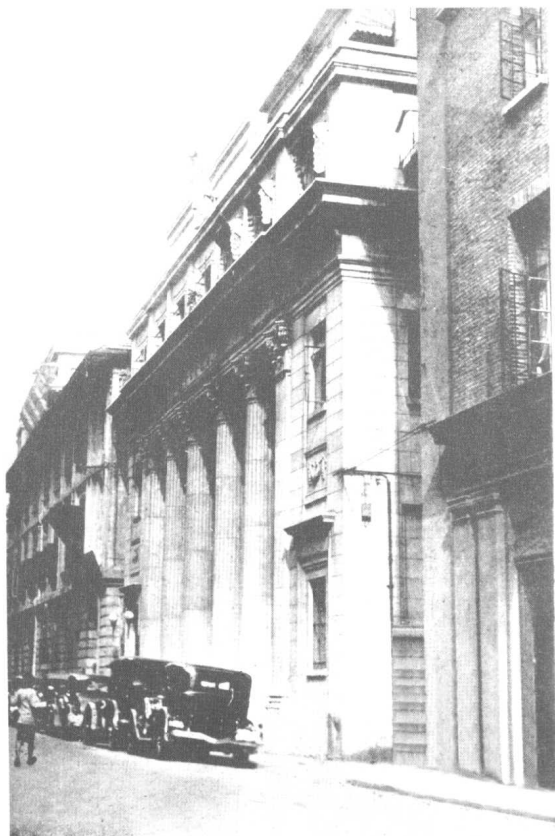


早期上海江海关



手捧金圆券的上海市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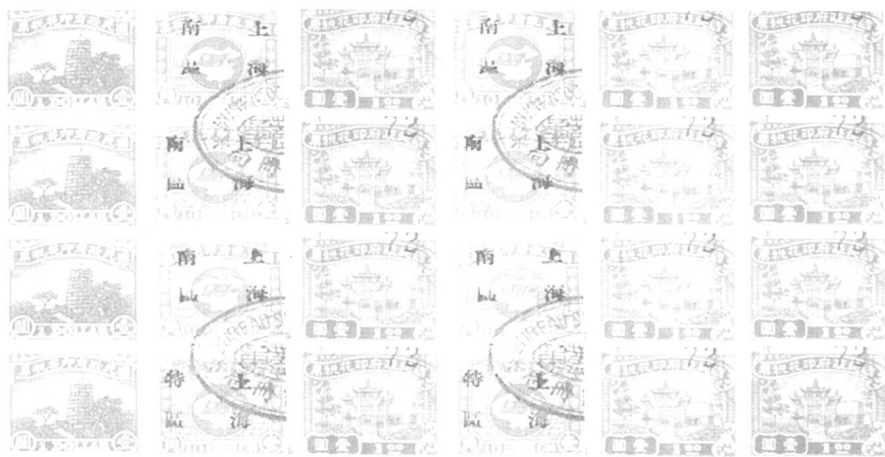
上海银行公会会址



上海钱业公会会址



银行职员



民国时期的印花税



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

目 录

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张弧	力 文 /	1
张寿镛与上海的渊源	俞莱山 /	8
关于顾翊群	郑兆松 /	28
旧上海末任市长陈良与两个计政训练班	魏锡熙 /	40
海关生涯见闻	张惠和 /	52
旧海关的缉私工作	王思湛 /	96
旧海关点滴	范 豪 /	104
1948 年江海海关关员舞弊案	俞钟骆 /	113
旧中国海关与伪满洲国	张勇年 /	127
北洋军阀时期北京盐务署成立初期情况	张大椿 /	135
盐务机构人事的回忆	钱靖远 /	142
解放前上海的税收制度	郑君可 /	161

财政部设立矿税处的经过	杜剑青 / 174
旧上海货物税局两年亲历记	方 东 / 178
抗战后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组织始末	陈厚吉 / 193
抗战后上海市的“税务整理”	钱剑夫 / 198
税警的回忆	杜执中 / 215
我与湖北烟酒印花税	洪维清 / 225
我国推行印花税的始末	罗维信 / 243
淮盐琐记	王始吾 / 251
关于口北蒙盐的知见	朱贲如 / 255
旧盐务点滴	王 达 / 258
“盐糊涂”时代食盐加价前后	王奉明 / 262
漫谈解放前的盐务	陈永清 / 272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特税——鸦片税	林履明 / 280
南京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的回忆	陈炳章 / 295
我亲见的上海宝银铸造和批估实况	杨荫溥 / 357
我参与“金圆券”条例起草的若干回忆	程大成 / 363
旧中国省地方银行和全国省银行联合会组织 ...	童蒙正 / 374
辛亥革命后上海金融事件简述	唐寿民 / 445
抗战胜利后上海的银钱业	味 青 / 455
禁止票据当日抵用的一场风波	郭安庆 / 485

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张弧

力 文

张弧是北洋政府有名人物，三任财政次长，两任财政总长，在旧中国的财政金融史上，与李思浩同属“挖肉补疮”的能手。他忽而红得发紫，忽而霉得发臭。其一生经历，现在也许有不少人知道。我和他过去虽是僚属关系，有些事我也不大清楚，只知道他是前清的举人、候补知府。现在我只就我在和他认识、做了他的部属之后，略举所知所见的二三事写出来以供参考。

张弧两次出任财政总长

北洋政府自袁世凯起始至张作霖为止整个历史时期，是处于全国各省军阀割据混战、民不聊生的这样一个局面。号称“中枢”的北京中央政府，政令所及不到全国的一小半地区，各省税收不仅截留不解缴中央，反向中央要钱。而北京政府各部及所

属机构的经费几无所出,因此 16 年中一直是靠借内外债来维持,号称掌管全国财政的最高机关——财政部,更是天天在过“大年夜”。张弧曾在财政部大楼里三进三出,这种滋味他是饱尝过的。他又为什么愿来重作冯妇而披上这件湿蓑衣呢?俗语说“浑水里好摸鱼”,有些人静极思动,一有机会就钻,有些人因私债背得太多,就想进财政部这个大混堂洗个痛快的澡,还掉债还捞两个。因此有人说财政部是中南海(冯国璋任总统曾盗卖中南海里的鱼发了不少财),是混堂。张弧就是这样一种人,他是为了洗澡和摸鱼而来,不管做多少时间,既能还亏空又能捞进一票,大过他的豪华生活。同时,在当时只要谁有本领会借到内外债,或者有本领和总税务司、盐务稽核所打好交道,能动用关余盐余最好,否则能够以关余盐余作担保品,发行公债也行,谁就能当上财政部总长或次长。张弧曾任盐务署长,与盐务稽核所法国人丁恩有交情,而且三次任财政次长,与总税务司英人安格联也有交情,因此他能两次出任财政总长。不但如此,他对于以前发行的各项公债的还本付息,还可以操纵自如,大做其投机生意。他第一次出任财政总长后没有几天就跑到陆宗輿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办公室去,要行方指派一个行员每天把金融行市单送给他,他就以财政部办事员的名义聘用该员,并答应给这个行员每月 140 元。陆宗輿和他是老朋友,当然答应,并把京行总经理杨德森找到楼上他的办公室当面交代照办,一面就在征得双方同意下指定我去担任这一任务,于是我就除了任中华汇业银行的行员以外,又以财政部公债司办事员名义,每天下午进出于总长办公室,把行市单亲手(密封)交给他。他就凭借这一张行市单,大做文章。他又要我向电话报告证券交易所每天两

次各项公债开盘与收盘价格，藉以呼风唤雨，进行投机，这里面又不知使多少人倾家荡产，他却因发足了大财而兴高采烈。他卸任我也离开。第二次他再任财政总长，还指派我干这件事。他在两任财政总长任内，发行过盐余库券 1400 万元，每张 1 万元，实收八七折。又借过 500 万英镑和汇丰银行 6000 万元。至国内银行团垫款约 2000 余万元。这些内外债都是以关余盐余作担保的。他尝认为，“借债顶好是借外债，到期还不出，还可以再和他们商量借一笔比较大的数目，把旧债还掉后还可以剩一部分派用场。对内发公债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发行额能不能全部发掉，要花费很大的力量，要看你的本领如何。”他倾向于借外债，因为可以得一笔回扣，进入他的腰包。

他的公债投机办法是操纵公债行市。他在第二次任财政总长时，因为对我有上次共事的渊源，对我比较了解，就一方面给我父亲一个财政部金事上行走的名义，拿出 1 万元支票交给我父亲在证券交易所直接做公债买卖，说明赚了是我们的，赔了是他的。他利用我父亲作传声筒，影响市场行市的涨落。当时我父亲入财政部，已有很多熟人（内中不少是经纪人）知道，因此很多人跟我父亲跑；另外他又暗中派人忽而收进忽而抛出。当时金融界的人看见有个大户头在暗中操纵，到处侦察不出，谁知这个大户头正是财政部的总长。他有时还派人故意放空气说某项公债可以还本付息了。使市场上造成该项公债大涨风，然后他把自己所存的或者把部存未发行的债票在市场上用现货大量抛出，使债券一落千丈，然后他又用低价补进而大发其财。动用部存公债仍然如数归进部里，因此在当时上当的人很不少。而我父亲奉着他的意志办事，并抱着买卖不过夜的宗旨，也乘此机会

赚进了一些。他在任 3 个半月,我父子做了他投机的钓鱼钩,当时只赚了不到 2000 元。

张弧的豪赌

我在他的聚赌场合里帮管筹码,前后不下 10 余次,这 10 余次同赌的人,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确是不少,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人物出现。在这些人里面,属于各部总、次长(有现任及前任)的,先后有曹汝霖、王克敏、曾毓隽、王宠惠、蔡廷幹、张英华、徐世章、沈鸿昭、朱有济、潘复、沈瑞霖、姚国桢、苏锡第、汪士元等;属于银行总经理、协理及经理的有:冯耿光、张嘉璈、吴鼎昌、袁乃宽、钱永铭、卢学溥、任凤苞、李光启、杨德森、周作民、胡笔江、谈荔孙、岳乾斋、朱虞生等;还有王占元、张宗昌(来过一二次)、丁士源、陆宗輿等;同时还有天津赌棍齐协民、盐商王君直等,里面也还有我不认识的和现钱下注不买筹码的以及我已记不清的。他每次聚赌人数至少在 20 人以上,有时楼下大客厅前后两间(相当于两个大礼堂)满坑满谷插针不下。在同赌人中最有把握的是谈荔孙(大陆银行总经理,人称谈胖子)。他每次买筹码总是 2000 元,手气好的时候他赢到一、二千元,就坐在客厅角落大沙发上,一支香烟一杯牛奶咖啡,在那里息气养神。手气不好的时候,他输到 2000 元关口就停止再赌,无论输赢,到深夜 12 点左右总归退出回家。所以在这个场合里,他是输的时候少,赢的时候多,人家说他是来捞钱的,他总嘻笑一声了之。还有齐协民,是靠赌吃饭的。齐协民原为张宗昌的赌友,张宗昌在天津推牌九输了钱时,总是他帮张翻本的,后来成为潘复任国务

总理时三、六、九红人之一。三、六、九者，三为朱三（有济），六为齐六（协民），九为文九（发和，张小岱的丈人）。由于他的赌技高（有人说他会作弊），十赌九赢。尽管他有时输上几万元，到末了他总能翻回来。张弧好赌，尤好赌牌九，小赌不过瘾要大赌，可是他十赌九输，难得赢一次，刮来的钞票绝大多数是进了齐协民的荷包里去。

有一次，我到部里他的办公室去，忽然他问我本月薪水拿到了么，我说拿到二成（北京当时各机关经费支绌，不能按时发放，发放时也不能全发，有时发几成甚至一二成，所以有灾宦之称）。他说，你很辛苦，今天我挑挑你捞几个。他把我带进汽车跟到他的家里，晚饭后，开始赌钱，有好些总长、次长和银行总协理、经理等头面人物在座。他派我帮管筹码。他们赌起来就是从晚上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出太阳。以后也不断地来叫我去做这件事。他赢钱就随手捞几个筹子给我，输了就在所抽的头钱里拿一二根筹子给我。就我在场的十几次来观察，他只赢过2次，其余几次都是输的。他在中华汇业银行有往来账户，一向是透支而且数目不小。如果你看见他送别人的支票来收账，就知道昨天晚上一定赢了钱；如果你看见他的支票今天连连送上柜台，准定是昨晚输了不少。他沉溺赌博，成了不治之症，听说他在天津病死后，还留下很多债务。

张弧因赌失去了第三任财政总长的机会

张作霖到北京做大元帅，潘复任国务总理发表后，对财政总长一席曾打算以张弧充任，已经征得本人同意，条件也谈好了。

不料等到潘将阁员名单送请张作霖审批时,张作霖一看名单内财政总长是张弧,连声说,这个小子是个大浑蛋,他只晓得要钱,不要他,换一个。潘复当时怔住提不出人来,张作霖就把他的经理处长阎泽溥指交给潘复派做财政总长。潘复事后才知道张弧有一次在天津国民饭店内和张作霖打麻将,赢了张作霖 2 万元钱,张作霖叫人开支票,张弧坐候拿到支票往口袋里一放扬长而去。原来张作霖和人赌钱,吃赢不吃输。当时能陪得起他赌钱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他赢了照收,输了的时候,别人就把赢的筹码往张作霖面前一推说下回再算。偏偏张弧不识相,没有买这本账。张作霖当时就大骂张岱杉是大浑蛋。这时距离潘复提名时只有一星期左右,所以张作霖一提到张弧这个名字就恨恨不已。张弧终因嗜赌,失去了担任第三任财政总长的机会。

张弧开小银行——华孚银行情况

张弧未当上第三次财政总长,钞票用光了,穷极无聊,静极思动,商之于潘复,想办一个小型银行。潘复极力赞同并允帮助。他就拉上几个银行家集资 50 万元开华孚银行,着手筹备,在西河沿西口设立筹备处,筹备了三四个月才开张。在筹备期间,就大做其“九六公债”投机买卖。用了一个银号管事张某代他搞,居然一帆风顺赚了近 30 万元。开张以后,他自任董事长,派邵某为经理,张某为业务襄理。开张之日,居然吸收存款百余万元,就更加大做其公债买空卖空的交易。我在该行任会计主任兼总务襄理,他就以此为他的投机的大本营。自 1928 年 3 月 16 日开张到 6 月底,他又赚了 20 余万元。其时冯、阎军队迫近

京津,张作霖准备出关。他见机而作,连忙停止营业。除退还股本及发股息和遣散费外,还捞进了十几万元;私人用银行名义所做所赚的还不在内。他又藉此洗了一个澡(这个银行小得等于银号)。

此后,我离开北京来上海,遂和他中断联系。据闻七七事变后,北京将搞特殊化时,日酋曾要他出来主持伪组织,其时他已卧病天津,奄奄一息,不久即死去。

(1964年1月)

张寿镛与上海的渊源

俞棻山

近百年来的上海,是我国工商业重心,也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经济侵略的根据地。四大家族既代表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利益,而豪门鹰犬所谓“三不公司”又是四大家族代理人^①。但“三不公司”并非上海土生土长,人生地不熟,虽有助桀为虐之心,惟其才尚不足以济其奸。蒋介石王朝在天怒人怨的情况下居然苟延残喘达 20 余年之久,是和他获得江浙财阀支持分不开的。

张寿镛尽管是个老官僚,在和江浙财阀相勾结的过程中,是起了桥梁的作用。我曾旅居上海 40 余年,过去和他有过一些接触。兹就记忆所及,将关于他与上海的渊源,叙述于下。

① 上海投机市场以不行不良不堪称陈行、宋子良、徐堪为“三不公司”。

光复后第一任上海税务所长

税务所就是从前的厘金局改头换面的一块招牌。厘金恶税,本为湘军头子曾国藩所创办。“逢关纳税,遇卡抽厘”,的确与土匪的“留下买路钱来”没有两样。尽管厘金名目裁撤了32年,但在解放以前身受“刮民党万税”的人们,对当年苛捐杂税的烦扰剥削,仍然不会忘记。

张寿镛是光复后第一任上海税务所长。那时候上海税务所设在南市外关桥南首万聚码头毛家弄里面。除总所设有稽征科直接征收这一带来往船只税款外,另在黄浦江上游董家渡地方设有中段稽征所,薛家浜地方设有南段稽征所,苏州河上游陈家渡地方设有吴淞江稽征所,朱家角地方设有大泗江口稽征所。关于陆路方面,设有北站稽征所、南站稽征所、车袋角稽征所,征收沪宁、沪杭两路火车来往货物税。另外在十六铺外关桥之间,还有一个马路稽征所,大场、虹桥等处设有所谓“看后门”的分卡。

由于这许多分卡棋布星罗,加以“后门”看得紧,商旅往来的确无法漏网。在这个小小地区之内,每年征收税款竟达百万元以上。远远超过当时名闻全国的常关,如皖北的风阳关,苏北的淮安关^①。这些成绩的创造,大都出自张寿镛擘划之“功”。张当

^① 风阳关控制整个淮河流域和津浦铁路南段,共设8关11口,包括有名的正阳关、临淮关,每年税收比额仅70万元。淮安关清朝由钦差主管,共设3关13口,每年税收仅30余万元。